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孤兒山松同輯

山梓　　農基

孫　農耆
　　農耆　同較

山檪　　農正

召對紀事

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對

上傳五府六部都察院總督戎政科道等衙門詣平臺召對忽起振衣索飯嘗食少許復趨入朝初待於外直房良

久入右掖門待於內直房又久之入皇極殿左午其門曰中左門步丹墀下又入一門曰[illegible]門乃循廊廡下緩步久之下階西行北向分文東武西歷階而趨立弘政門外上施御屏於門之內設御座於屏之前御案二一在正南一在西置圖卷其上左右侍立司禮監官四員文武相[illegible]揖步至正中排班行一拜三叩頭禮畢仍分班序立首謚先生體仁出班跪致辭叩頭訖四輔張先生至發孔[illegible]生貞運賀先生逢聖黃先生士俊出班跪致辭叩頭起[illegible]昌趨出班跪致辭云兵部尚書仍帶俸三級戴罪[illegible]楊嗣昌欽奉聖恩起陞今職臣不勝感戴叩頭[illegible]

知道了叩頭起一揖一躬退班復趨進跪臣楊嗣昌再奏

臣父先臣楊鶴蒙恩謫戍袁州不幸溘先朝露蒙恩准復

原官臣草土賤臣不勝感戴嗚咽流涕謹謝上曰知道了

叩頭而起回班良久名輔臣五人入門內侍立久之上召

戶部兵部臣嗣昌隨戶部尚書程國祥應聲前跪上曰流

賊蔓延卿言大剿須用大兵大餉布置都是但見在官兵

已有若干尚少若干調西南之兵雲貴川湖何兵可調團

練土著果否得用因糧輸餉不分五兩上下可得若干奏

來臣嗣昌奏方今流賊蔓延爲日已久黃河以南大江以

北東西七八千里止有州縣城池尚在其餘村落殘破雖

堪臣昨從湖廣荆州襄陽二府河南南陽開封二府過來親見地方數百里無一莖青艸人民相食至不忍言今不啻兵大剿縱賊自有天敗之時畢竟人民都被殺擄盡了其僅存者又皆化爲土賊國家却將何人種地納糧且我
祖宗發祥陵寢一在鳳陽泗州一在湖廣承天府係流賊往來之衝若賊一日不除我皇上仁孝之心料想一刻也不得安臣自揣才力不堪任使蒙恩深重又不敢不冒昧擠當如今見在陝西總督洪承疇有總兵左光先曹變蛟
祖大弼孫顯祖副參等官馬科賀人龍張令等兵雖有萬餘却去零星分剿不能成功陝西巡撫孫傳庭具奏延兵

專勦實難川兵糜餉無用見在無一箇兵了河南總理王家禎見在止有左良玉孔道興羅岱等與地方之兵不滿一萬調到龍在田等雲南兵八千尚無正餉湖廣除總兵秦翼明發回外止有楊世恩賈一選之兵不滿五千如今要調四川尚有譚大孝之兵湖廣有施州衞鎮筸之兵貴州有楊明楷羅京周之兵雲南兵臣不知的數他善用交銃是其所長上側耳傾聽臣嗣昌重奏是交阯烏銃如今總督總理隨賊勦殺須要與他調些兵其各撫地方須練土著爲自强根本假如河南土賊楊四郭三海兩股盛强其鋒不可當設使當初有人羅而致之做箇頭目領他鄉

兵豈不可以殺賊只是如今要處錢糧足時募練就不難了上曰賊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錢糧若不出於民間就該發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虛因糧與加派無異前查約數若干限二日內奏奪如何不見奏來臣國祥祇對數語畢臣嗣昌奏連日臣等打算大費躊躇不敢輕易下筆大約省直地方除兵荒殘破免派外其餘比照湖廣見行派米事例每田一畝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銀八錢可得一百九十餘萬上曰溢地一項如何前行撫按查覈俱未回奏臣嗣昌奏臣昔年在戶部管餉頗知溢地之詳大約每計一省及一大府溢[illegible]萬頃以上此是山澤遺利

清查出來原在夏稅秋糧之中止不曾派遂餉今該補派
無疑其或每省溢至六七萬以上每府溢至三四萬頃以
上則當酌其平日之肥瘠以分差等肥者量派一半瘠者
止派三分之一又或溢至二三十萬頃或比前加倍就不
全是溢地了乃是丈量弓口不同大畝小畝之說但中間
亦有荒熟壓科的量取十分之一亦不爲過此項僅可得
銀四十餘萬比前戶部通算二百餘萬者大相徑庭上曰
溢地儘有都是豪富鄉紳侵占了所以不肯查來臣嗣昌
奏皇上之言及此眞是明見萬里矣上曰去歲諭令勳戚
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無急公體國之心就是省直鄉紳

也不捐助及至賊來都爲他所有了怎麼這等愚臣嗣昌
奏臣聞河南鄧州有六箇舉人同心守城流賊往來不能
爲害昨冬六箇舉人都來會試賊便先破土城後破磚城
可見士紳也能用心防守只是一城以外就不能顧了上
曰朕覽赤曆條鞭各處存留儘多可以借他一年充作兵
餉臣嗣昌奏各處存留錢糧除官吏師生俸廩外惟有宗
祿一項爲多上曰不止宗祿一項臣嗣昌奏其次即是軍
餉乃各處防海防江防倭防礦等項之用上曰還有各項
甚多臣嗣昌奏自有遼事以來抽扣搜括捐助都是存留
裏面出來的如今雖有些〻須無濟大事了上見說歎良久

諭曰卿等起來說二臣不知起立一旁上命司禮監官引
在門限外向上立上曰如今各邊事體也該差官去查臣
嗣昌奏先朝襄毅楊博有事常遣司官往邊查核見在司
官乏員無可差遣若差小官去需索騙錢爲害臣所以通
不敢差上曰不但小官需索司官也不可盡憑臣嗣昌應
諾良久上又問曰假如敵兵從薊宣邊外來叛人又來海
上何以禦之臣嗣昌奏臣料敵兵從薊宣來十之六七叛
人從海上來十之二三臣亟欲計處兵餉一來蕩平流賊
便可專力於邊海之防二來邊海有警中原若有大兵大
餉緩急也得應手上良久曰不知邊上事體虛實若何臣

嗣昌奏如今邊上兵也儘多餉也儘厚都添不得了臣前
具奏申飭止有嚴其實用之一著如果件件俱得實用自
然可戰可守上沉吟久之臣嗣昌奏如今在外有督撫鎮
道等官在內有特遣總監分監若不能仰體皇上之心著
實隄防戰守國法自在上喚京營總督二臣暫退朱純臣
跪對移時上命起去再召兵部臣嗣昌與侍郎王業浩應
聲前跪上問昨推山西總兵陳國威係巡撫中軍不便著
推他別鎮用今又推劉光祚他若去了鞏固營又少家丁
臣嗣昌奏方今將材難得大將之材更難其人臣等前推
陳國威實未見及巡撫中軍後蒙聖諭方知愧悔今劉光

詐也曾在山西做過將官所以推他若猛如虎虎大威是
兩員戰將但虎大威勇畧有餘仁廉不足猛如虎敢戰衝
鋒不能用衆上曰戰將到也用得只還要能用衆臣嗣昌
奏這兩人臣不正推又有說他都是尤世祿部下降丁
如今尤世祿無家可歸住在八角堡去寧武百里之遥他
部下的做了總兵恐怕不能展布上問西協推的五員何
如臣嗣昌奏這五員臣都不識其面吳國俊久在薊鎮地
方稍覺熟諳梁甫前在保定守城人都稱讚上曰大將也
不在守還要看他調度守城不難得箇機會就守住了再
有是誰臣嗣昌奏第三就是尤世祿在廢將中還是可用

之材只他爲人負氣使酒上又問楊德政等何如臣嗣昌奏楊德政王修仁臣實不知他戰守材畧所以前日奏知不敢一毫仰欺皇上上命起去乃叩頭而起上召新推天津巡撫杜三策及吏部問對移時命三策作速赴任隨傳賜卿等茶復對揖排班叩謝趨東廡下喫茶上復召内閣入門問答良久司禮監官捧條編赤曆書一帙又七册傳戶兵二部細查存留錢糧回奏遂各趨出

丁丑十二月初九日召對

上傳召五府六部都通大錦衣衞六科十三道掌印官來文華殿旋趨入候至午錯時復傳召内閣張相有頃又召

召孔相賀相時三相以引請未入朝候人之不至乃開文
華右門宣劉宇亮傅冠薛國觀三相同府部諸臣入於殿
前月臺上行一拜三叩頭禮禮畢劉傅薛三相致辭因奏
自陳蒙恩諭入直感戴之意上曰朕知道了禮畢入班上
曰卿等進來因進文華殿內文東武西侍立定上召兵部
楊嗣昌應聲拱揖趨跪中央上取昨疏閱之曰朕覽卿奏
剿賊正急合圖易撫宜從權變說得是嗣昌應聲叩頭上
召吏部等衙門皆趨列跪上曰陳良訓溺職屢見糾彈解
任會推不便可面舉堪任的來吏部應諾上曰卿等起來
因叩頭入班上取疏命左右送吏部接看問上召都察院

應聲趨跪上曰憲綱一書朕八年曾翻刻未見遵行今賜
卿一本可著實申飭去應聲叩頭上曰起來吏部趨奏臣
適與兵部尚書楊嗣昌商議京堂雖有多人未必諳練軍
務須索就近推補有河南兵巡道戴東旻雖陳道張鵬翀
俱堪用上注聽曰戴東旻張鵬翀吏部又奏兩人在河南
素嫻軍旅之事上曰就著戴東旻去吏部應諾上曰起來
顧閣臣曰卿等暫退擬旨一時俱拱揖趨走上曰部臣侍
班隨召吏部尚書田唯嘉趨跪上命左右以一疏閱之
良久上曰王都又有疏論卿卿不必介意尚書對臣原非
逆黨皇上龍飛復官起用也未嘗薦用逆案中人這逆案

係皇上欽定定之一字萬代不移今諸臣復欲續增恐無
是理上曰條不必續尚書復奏臣衙門有用人之責人人
俱要好地方美缺稍不如意就生怨言所以諸臣恨臣的
多今後如有薦舉逆黨的請皇上從重處分就自然不敢
何必續案上重諭曰卿不必介意亦不必與辨尚書叩頭
起良久召錦衣衛吳孟明應聲趨跪上曰朕前有諭吉串
飭爾衛孟明遽對云云上曰李彬鄒毓祚一案爾執法衙
門如何反為犯人解說脫卸孟明奏臣不敢為解脫但據
犯人供詞不敢不入疏以候聖裁且李彬是箇昏慣的人
不該做文選司今日說過的話明日就忘了前謝陞在時

屢屢叫他回去他不肯回致被吏書欺哄那鄒毓祚臣不敢保他操守但楊維翰俸薦該陞若是營求定要好缺豈肯討宣府新設的協將因自奏盡犬馬之心等語上曰不在口說爾若盡職朕自有鑒裁不盡職定要處分孟明叩頭上曰起來又良久召科道過來趨跪上曰爾等是朝廷耳目之官以言爲職如何不言這就是溺職了衆叩頭上曰多事之時可言的甚多前番求言那李汝燦便說出許多顚倒悖謬之語所以有這一處今次求言却有說得是的朕未嘗不采納衆叩首聞有御史奏李汝燦事甫出门上曰先奏職名纔奏事御史乃奏掌某道御史臣衛景瑗

臣昨奏救李汝燦非是說他無罪爲他狂躁而言猶勝於不言上曰狂躁之言顚倒是非撓亂政事所關於國是人心不小如何說愈於不言爾等以言爲職嘉謨讜論據實直言朕自嘉納若顚倒悖謬挾私作弊自有處分起去叅叩頭起時張孔賀三相至於檻外行禮畢上召進來復跪致辭起立侍班劉傅薛三相以票擬進上閱之良久復將嗣昌疏查閱數番徐舉筆更正票中未備傳閣臣看看畢繳上乃親灑宸翰批原疏訖復送閣臣看畢傳發去閣臣趨叩謝訖上曰卿等都過來文武兩班俱跪上曰朕托天地祖宗庇祐御極十年邊烽盜賊水旱災傷皆朕不德所

致卿等亦宜盡心佐理匡朕不逮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克艱二字朕與卿等俱勉之衆叩頭上又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卿等俱該在朕左右但各衙門有事須去料理以後朕不時召對是該衙門的事止召一衙門此祖宗朝故事朕仰體祖宗行之卿等宜各勉勵無怠朕言畢相致辭衆叩頭謝起上傳賜茶又入班謝出上駕還宮臣此一召對天顏和悅面奏授官攬翰注思親灑章奏並以後不時召對各衙門皆昨者微恍有以啓其端也謂昨劉戩正急合圖疏中有面奏選官乃我祖宗朝盛事近日皇上召見王剛求賢等猶是祖宗心法等語曰豈不幸哉暮歸敬錄其槩以示子孫初上御案中有黃綾匣子內盛

本章數件自簡閱之及手批旨意即置本於綾匣之上襯貼而書既滿正面旋揭幅內展開再批則匣體宜窄不能襯矣上因將匣子手自橫之又初舉筆時筩于相著甚堅上方拔之出御書時有一人跪研硃東廠太監王之心也吾輩班閣臣後看聖旨不明既而抄出奉聖旨是戴東旻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屬蒴與他著嚴催星馳赴任不得刻延仍著吏部補本存科備查其總理去其兼銜繳進另勑依議欽此

丁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對

日者蜀中鄉紳具公疏以輔臣劉宇亮將兵勦賊爲請臣

嗣昌因亦具疏引入其言而意尤歸重於更置撫鎭也乃
公疏奉旨該部看議具奏臣嗣昌疏未下上傳召對入候
皇極門外東廊直房坐頭之名閣臣張至發等同入至中
左門外東直房則主上新命修飭內閣一間五府六部都
通大堂上官一間餘科道錦衣衛等官各有之皆貼黃紙
簽於門中置長案一繩牀九可坐二十餘人火爐一然火
滿其中良久啓門入至平臺之東廊下又各有房亦如之
復入座有頃先宣內閣去上御平臺之左蓋煖閣也輔臣
劉宇亮奏對久之乃召兵部臣嗣昌趨閣門檻外行一拜
三叩頭禮起一揖一躬侍立上命御進來應諾趨進立上

命卿來乃趨過中跪上問四川險要如何賊入如無人之
境臣嗣昌對臣受事十月調度無能致賊東西奔突皆臣
之罪望皇上天恩賜臣嚴譴上良久曰且說賊的情形臣
對四川一省北鄰陜西東鄰湖廣皆崇山峭壁十夫守險
千人不敢過本年八月間巡撫王維章有狡賊傲倖脫逃
之奏內稱總兵侯良柱將各隘官兵俱撤回廣元城下所
以賊入無人堵禦任其長驅如此上曰廣元也是險隘臣
對雖有險隘不在縣城各隘千岐萬徑地本荒凉要運糧
去方纔守得前此賊入旋出只因民居寥落無多搶擄各
隘有兵未免回顧今時勢又不同漢中親藩所在米穀十

分騰踊賊又何能得食闖過蜀關散漫搶掠且圖得食所
以不十日而破州縣七八城不但無備全然不知故也上
良久曰卿前奏裁鄖撫設總理後又要留鄖撫今又要遣
重臣先時無此議論臣對臣初從草茅來未知總理不可
不設先因湖廣巡撫兼總理不便後將河南巡撫兼總理
也不便斟酌其間鄖撫地居適中又原管湖廣河南陝西
四川四省之地以爲居中調度莫此爲宜且臣以爲各省
巡撫能堵各省之賊止設總理專主剿殺不期賊勢東奔
陵寢漕鹽重地鳳陽應天二撫都自照管不來要添設安
慶巡撫陝西撫臣又要添設漢興巡撫則鄖撫之必須留

可知萬萬非得已也上曰既有總督總理又遣重臣不相
礙否臣對辦賊自是督撫之事遣重臣不過視師催督之
耳上曰卿前剿賊第一事疏内要特遣一人就與李遇知
等所說同否臣對臣初建議之時原不知李遇知等今有
此議李遇知等近出公疏亦不曾與臣商量但臣見其事
理與臣議相合且輔臣劉宇亮素抱經世之猷究心兵學
留意將材是臣所知應否特遣候皇上聖裁臣不敢專擅
臣之原議止爲軍前賞罰不行不能成功年年徵兵措餉
發賞費我皇上多少心力且未嘗不賞功不罰罪外邊奏
報不實致使朝廷加賞未必當功行罰未必當罪又待查

回一年半年縱賞人也不勸縱罰人也不懲了所以請遣一人在軍前奉行皇上賞罰乃早責成功之意上曰總督總理也都賜他劍來臣對總督洪承疇前總理盧象昇俱蒙皇上賜劍從來未刑一人上曰四川撫鎮還可辦賊麼臣對巡撫王維章素有才具且是謹慎止因屢被彈論蒙恩降級太多威令不行不能彈壓調度不容不換總兵侯良柱年近七十功成名遂意得志滿一向偃蹇衰遲臣前已曾奏過也該急換其人上良久未言臣又奏數年之前總督朱燮元也曾參過侯良柱總督節制尚且不行何況巡撫上曰總督參得當豈有不行為他參得不當那桃紅

剿之功良枉爲多所以又有斟酌臣未對良久上又曰巡撫如何調度總兵先年有總兵處巡撫贊理軍務無總兵處方稱提督軍務臣未對良久上曰卿起來臣叩頭起入班侍立上傳賜茶近侍承旨傳賜閣臣等茶光祿寺應諾遂出門叩頭致謝而退上仍遣中使持臣部本章與閣臣命再於東閣與部臣議妥票擬進於是詣東閣商確久之而出

戊寅二月十六日召對

主上御皇極門百官皆衣緋入因是日祭歷代帝王故也吾獨衣墨改服不可欲止不入又以同堂無一官惟有宣

名必至遠慎乃如常服在衆緋中恐主上怪問不勝悚然
奏事既畢上忽呼名文武百官遞來大班趨進拱立上親
諭云朕以涼德眇躬君臨天下衆乃長跪上徐云皆賴文
武百官或爲股肱心膂之寄或爲爪牙耳目之司匡朕不
逮以致太平豈知近日大謬不然災變頻仍民生憔悴內
寇外敵蕩平無期固朕不德所致文武百官亦難辭責卽
如乇豆錢孔明係弊竇鄭三俊等寧負君父不負私交寧
肆欺蒙不破情面不加處分何以爲治今姑著回家聽擬
衆叩頭謝又諭閣臣有聽聞未眞的還擬諭一道來衆再
叩頭上命都起去咸叩頭而起駕興還宮百官歡聲若雷

稱常朝創覲事也諭詞甚多謹能記其大畧而鄭司寇得出圜扉亦屬雷霆之後雨露特恩班行中皆以吾前有奏巾敁公也鄭羣來致問吾遜謝不敢當及出午門後乃知吾疏已奏有旨云六曹各有專司卿宜殫力中樞制邊蕩寇鄭三俊處分前旨甚明不必援引申請左右侍郎已推的速催受事未推的即與遴補該部知道吾豈敢貪天功哉亦適逢天威之霽耳敬書其槩以示後人

戊寅三月初十日召對

上傳召總協京營戶兵二部科及職方司來平臺候對遂趨入朝候至亭午上御平臺煖閣召內閣及諸臣凡十一

員叩畢傳進分班侍立首召兵部臣嗣昌跪諾上問咋總督盧象昇塘報密計就止於如此還別有作用臣對料想還有作用不止於如此但塘報之外臣別無所聞不敢遲滯又不敢擅專故進呈御覽請祈聖裁上曰他報是邊烽怎麼與他開市邊臣就該處若是插目部落喫賞舊人還可只要有體有名不許辱國臣對雖是插部舊人此時無不投敵者其來講市定有邊烽主使若說無邊烽在內臣不敢欺上曰邊烽逆天大罪壞了祖宗疆土殘殺許多文武臣民這箇斷無市賞之理臣對皇上所言春秋大一統之大義但以臣觀國家用兵二十年宮府蓄藏官私蓄積

無不罄懸歸之逝水且殺戮過多少生靈未曾幹出些好事來因引舜禹征苗之說進上曰二十年來不曾幹得好事都是自家不振無眞心爲國之人那三苗逆命與今不同想不過是不來朝貢而已如何比得邊烽罪惡臣對又引先年俺答在世宗朝之事上曰也比不得俺答因問卿昨奏不須多兵多餉使敵退去是何計策臣對臣自知材短請下公卿博議各盡所長臣原無此計策上曰一番邊烽入就要增餉增兵條陳布置許多經濟只到烽來不知那些經濟那裏去了可歎中國無人臣惶恐未對上命起來職方郎中趙光抃因跪奏昨敵人來講奉旨盤問劉光

祚餘在南山全不肯去上曰劉光祚是奉旨赴邊先到南山光扑奏奉旨數次未見盤問一字上取分監魏邦典奏命與尚書看臣看良久乃甄祥與彼盤問之語也因復逓奏臣前見夷人要甄都司尹守備即知此夷去邊不久蓋甄祥久任撫夷尹春來乃臣在陽和與宣撫陳新甲委用者八年冬底插部從西邊過來往投邊烽曾在張家口講要賣馬因他馬匹不堪不曾理他他就去了今此奏內有那年在獨石邊外過來這口上與你們講了要開馬市插下旗你們竟不報知朝廷一段確是此夷無疑上曰插部原不賣馬但果是他舊日若能與敵攜貳為我拒敵舊賞

還可許得臣對雖是舊目要他與敵擕貳爲我拒敵實是不能臣不敢面欺且不但插部即今明暗火落赤亦見在西協坐門與賞亦是與敵交通聽敵主使的若謂他不與敵通亦是面欺臣萬萬不敢今蒙聖諭插部可賞且甄祥問答亦爲得體似可權行上取奏細看良久曰這𢑴語也可惡他說不開市就要犯搶這也難容臣對此等語言是對邊官講論的原不當使聞於朝廷今是從實奏來了與此輩語那討正經道理來上命起去郎中又奏以插攻敵離心伐交等語上取朱書諭旨傳諸臣遞看蓋批答臣部密奏塘報有賞准西人相機密行之意也臣看畢疏奏修

復義州許開馬市比照西協明暗坐門之例可否請乞聖裁上意未決臣又申明撫賞爲弱藝之第一策等語上曰邊烽斷不准賞還當實圖自强連年飭備練兵因何不能一戰臣對漢世馭邊沿邊只設幾箇太守千里無一亭障敵人入內殺傷我民我民出外亦殺敵人往往相當就如獵人往在深山有時虎出亦能傷人有時人去亦能捕虎本朝防邊之法在於養軍年深月久不能行法以漸積廢遼陽陷後當事不知所出只有增餉一法今餉日增而軍日弱民日貧中原寇盜根本動搖用兵之難全在於此若臣不審全局念時艱一味浪調多兵圖塞已責異日不効

或諉之督撫之職不力戸部之餉不繼此乃不忠之尤臣不敢爲不忍爲也且今遼宣等鎭逼近陵京是爲重地人之展布愈難若如陜西另是一樣番人進邊時有殺掠我兵出塞亦多擒斬此則距陵京遠地輕故也因引已巳丙子烽薄陵京深入畿輔主上一人焦勞之說上復命起去召戸部問錢糧少時又問戸兵二科有何話說該都給事中馮元飈亟稱義州之說可行姚思孝奏聽邊臣相機行事上命之起臣復跪奏還有緊要軍機自臣任事仰奉功令責成各邊督撫不敢不嚴一時諸臣似以臣爲戾氣不與和同不知臣愚實無一點私心不過要大家做此實事

耳去秋密雲塘報乃有虜入口說邊烽大舉入犯不要降虜守門有大臣叫降虜守門的就是奸臣臣見此語當時就要奏明幸值秋防無事不敢輕瀆今後萬一有事謂邊外面揑造蜚語鬨傳臣狗馬身命不足惜恐悞國家大事多矣謹將此奏聞上注思良久曰曾有此語大臣指何人臣對臣不知所指但邊情塘報中埋伏此語意欲何為此時不奏後來蜚語一傳黑白難辯矣上曰這些奸棍揑造訛言蜚語自有鑒明命起來職方又奏請決斷撫剿軍機數語上諭堂司督撫俱要同心斟酌遂傳賜茶臣等謝茶而出

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對

是日主上御經筵吾以服色不敢預答客西方過戶侍吳長谷翁 國仕 榻前問疾相對久之入署疲寢甫覺忽傳召對文華殿蓋經筵畢留戶部尚書及戶兵二垣俟召嗣昌至問鄴餉也趨入久之上御文華後殿成國朱公 純臣 內閣孔 貞運 劉 宇亮 傅 冠 薛 國觀 四學士戶兵二部科分東西序立上命卿等進來因入行禮畢嗣昌出班跪奏昨因奏事援引不倫蒙聖慈寬宥早間已經庭謝再奏叩頭上曰知道了因諭前在平臺卿奏俺答之事與邊烽不同國朝只因欵貢六十年各邊兵馬不堪以致邊烽逆天犯順

罪大惡極如何援引許多悖謬之談就是先師孟子所處
春秋戰國時候不同都是交鄰之說豈比尊天王攘口口
止經道理卿只聽外邊說苟且目前將此件大主意若錯
了其餘焉得不錯且如舜禹三苗之事朕在平臺已諭說
不同那漢唐宋何足道目今只要將流寇平了却用全力
制敵有何難事雖然兵不厭詐在邊臣便宜則可在朝廷
豈可如是卿以後不得聽外邊苟且之談臣嗣昌奏昨奉
聖旨戰守市賞已屢有旨臣部與邊臣合當奉行不宜再
瀆聖聽只因科臣姚思孝有言臣愚不得不覆中間援引
不倫是臣之罪然臣自知材識短淺欲令邊臣各出所長

乃集思廣益之義且古之堯湯豈非聖帝明王臣聞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此水旱之災非聖帝明王之所宜有如今聖明在上便是堯湯邊烽盜賊奚啻水旱臣仰體皇上視民如傷念中原物力凋耗所以有緩敵之策請裁於上非敢自是其愚若云兵不厭詐邊臣便宜可行而今邊臣不敢自專件件奏請明旨奉旨議覆臣等從違兩難雖或非所宜言不敢不瀆聖聽蓋爲是也上命起來因問閣臣昨與戶兵二部商確剿餉如何諸臣皆孤成國公奏對數語上曰卿起來蔣閣臣奏孔劉傅諸各奏數語上問戶部程尚書國祚亦奏數語大抵皆是因糧輸餉分別

貧富之意臣嗣昌奏因糧輸餉前此盧象昇奏行一年不能應手良縣宦室富民從來飛灑詭寄以避大戶差徭如今欲分貧富其事甚難只分得箇巧拙而已且如天下州縣至多難得處處有良有司精明洞達不過付之吏胥一到吏胥手裏做成千萬弊竇宦室富民有司不畏强禦猶能清理惟飛灑詭寄於吏胥衙役之下萬萬不能清理矣上頗聽久之命閣臣起來臣再奏數語即均糧三分減一之說上諭原限一年平賊不累吾民不可不信前旨戶垣馮給事元飈奏均糧一事民間樂輸只有田地山塘之別該將山塘減免其餘自是可徵兵垣姚給事思孝奏要剿

賊還須督撫得人守令也該酌議上諭選守令是該撫按事姚奏還須吏部留心就如撫賊一事亦難深信這張獻忠在穀城縣有數萬人造房子種田還該散遣纔是上諭造房種田正是招撫好處又要散遣往那裏去臣嗣昌奏非穀城知縣阮之鈿條議數款也得招撫方畧臣擬具奏請裁內有種地納糧一事稍費躊躇上諭納糧自是與民一樣臣奏雖是一樣臣意幾破地方招撫安插須求聖恩量寬數年然後起科上沉思少頃曰奏來定奪臣又奏適閣臣尉餉尚未議妥戶部先有九十萬之說望皇上沛發俞旨一面先行接濟上命起來俱起回班上顧臣嗣昌諭言

遣九十萬先行去奸臣拱揖應諾上手取一紅紙職名問閣臣項煜係議處的官如何也來侍班閣臣相顧良久未對上曰著他自行回奏又取一本閱問楊世恩事臣嗣昌趨跪對良久如後奏中另載疏中諸不贅上命起來賜茶諸臣叩謝仍命內閣與戸兵部科再議剿餉因趨出至東閣議俄頃再於會極門北直房草片紙謄送閣中乃出歸寓

戊寅六月十八日召對

上召羣臣來中極殿上諭諸臣云天變頻仍金星晝見邊警非時朝廷腹心耳目之臣遇事不肯擔當舉劾聮絡情殉剿賊屢遣秋防難恃民窮已盡侵剝多端重利尚欺積

弊難革有一等淸操的却又不通方是古非今用之恐誤事棄之又可惜卿等忠誠體國與朕商之臣嗣昌以次對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皇祖末年一二地方水旱凶荒加以邊烽時動四路潰兵落草爲盜蔓延二十年來不可收拾近日陝西督撫連報剿殺解散必須有司得人加意撫綏收拾若有司不爲照管不能餬口安生依舊還去做賊這箇收拾就難了臣昔年條奏選人金鏡臣謂海內州縣十分爲率一分進士一分明經其八分俱是舉人若使選法無壅舉人得官不須借債地方去不爲債主所逼自然做箇好官臣去歲入都首陳剿賊之策要選守

令撫恤窮民料理鄉團戰守爲本如今殘破地方缺官不肯補補了不到任到任去的又都不堪仰煩皇上終日焦勞於上臣等奉行德意於內天下終不能治這流賊原是朝廷赤子殺他的官兵也是朝廷赤子用赤子去殺赤子乃萬萬不得已之事既用兵不得不用餉既用餉不得不取之民民日窮一日年甚一年別無救藥唯是皇上加意用人所謂良有司乃與皇上共天下者惟臣不材難堪重任日望推補左右侍郎已蒙皇上點用二員又皆是枚卜之選臣部難得其用望皇上留心因引咎請斥餘臣以次對惟少詹黃道周專奏清之一字謂惟天清明人能清則

自明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便是舜湯淸而能明處上曰聖
如伯夷纔叫做淸若曲謹小廉只叫做廉不叫做淸黃重
奏淸任和便是智仁勇知人愛人有體有用上曰你說淸
任和便是智仁勇從來未聞淸任和是聖人體段智仁勇
是聖人造道工夫如何扭作一團黃重奏智卽是淸勇卽
是任仁卽是和淸任和是體智仁勇是用然惟天子得其
全臣子得其偏上曰這淸是居官之美德只有一種人淸
而無用自傲遂非的朕不是指卿卿毋得錯認且天子得
其全何以見得黃重奏書云亶聰明作元后皋陶言九德
而爲天子六德而爲諸侯三德而爲大夫這不是天子得

其全臣下得其偏上曰三德九德不過是臣下強分節目歸美其君之詞若必九德而後爲天子自古至今無此國之君矣且孔子具有全德當初如何不做皇帝黃語塞有頃羣臣拜謝趨出文書房傳聖諭還作文章羣臣就武成閣前立而爲文聖諭策題云年來天變頻仍今年爲甚烈且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耶今方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斃人畜將謂邊地耶然時已入夏朝廷腹心耳目寄託臣工應擔當者嫌怨在念司舉劾者情賄係心以致邪尤易起枉直難分何所憑歟欽限屢違寇尚未滅處分則剿局更張再寬則功令不信況剿兵難撤邊警生

心邊餉欠多蠲留未已民貧旣甚正供猶難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於重利尚欺分吵怠公近多比比卽有操守淸謹者又自傲遂非必也俱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體國才足濟時特其商之其悉心以對臣嗣昌對策曰臣嗣昌言臣猥以草土蒙恩名典兵戎殫竭經年涓埃未效仰干天象臣咎實多欽承聖問臣祗對言選守令撫瘡痍行臣遐入金鏡之法可爲保民致治之本而內寇外邊剿蕩愆期戰守難恃臣未之及則以臣屢奏言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蠱寇與夫一切庸愚之籌策迂遠之憂思無日不有奏在御前臣不敢贅也茲

伏讀諭旨若金星晝見則臣因爲事奏言乃有兵兵止之徵若邊雪非時則臣在暘和親見値夏至陰生之候然而天道高遠應非一端內禦外防無一刻之敢懈也至於爲臣子者受朝廷腹心之託若知有朝廷而不知其他則擔當自不敢避分朝廷耳目之寄亦知有朝廷而不知其他則舉劾自無所私若此者固皆以清爲本然古之人或清與人知或清與人不知彼清與人不知者固已遜清與人知一籌矣况嘐然自炫其清而以鳴於人遂翹然其摘其清而以挾於人欲何爲也臣恐其清雖是也所以處清則非也而聖諭所謂自傲遂非乃其清之本懷亦即其清之

究竟以之爲踽踽凉凉善俗之一夫則可以之爲斷斷休休保我子孫黎民之一个臣則不可臣不敢不正言以對也若夫處置禁戢則惟我皇上正朝廷以正百官如近者考選翰林科道乾斷天行可爲萬世法仍祈頒詔海内自今洗滌身心勉爲循卓朕必親臨試用毋苛刻吾民充囊結納有犯必誅則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而無憂盜賊盜賊平而無憂邊警皇上垂拱而治天下可矣臣嗣昌謹對　二十四日得旨兵部尚書楊嗣昌戸部尚書程國祥俱改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工部左侍郎蔡國用俱陞禮部尚書大理寺少卿范復粹陞

禮部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與首輔劉宇亮等協同辦事

楊嗣昌仍帶管兵部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三終

曾孫　　編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畯　同較

農介

山櫞　農彥

召對紀事

戊寅七月初四日召對

上傳召對臣嗣昌初以有少詹黃道周之劾未有特召未敢往久之復聞宣召疾趨入中左門外又召黃道周上御

平臺召問羣臣次及臣嗣昌嗣昌趨跪御前上問邊報邊烽發哨六千又報運砲塹路情形若何臣嗣昌對時值秋防邊烽必然警動但以臣愚揣度今春來了一番此時又無大舉至於運砲一事臣止見圖大凌河兵士拾回熟鐵子數箇自餘有警或我兵陣失砲火爲其所得者有之彼或不能運來上曰屢報邊烽年年造砲不可不防臣嗣昌對遼陽失陷我之神器盡爲所有但重大者難以載來若輕小者又不能敵我中國之器上曰卿部差官査看各邊近日何如臣嗣昌對臣部差官止於遞送公文各邊多有不到之處卽其所到見聞亦不足恃上曰不恃差官大約

邊上事體何如臣嗣昌對各邊收拾全在督撫鎮道得人自然用心整理近日招一兵製一器無不奏知就如宣大近開屯田便有利益緣宣大山西一向靠著民運宣府的民運出在北直山東河南拖欠猶不甚多大同民運全出在山西自從寇患災傷以來每年五六十萬完不及三四十萬大同人不知只說山西州縣偏爲三關致將大同錢糧欠下臣前歲題總督查得三關走餉也是一般所以軍士饑疲難於整頓臣非親歷其地亦不能知近該總督盧象昇大開屯田一靠天年雨水二者邊烽不來蹂躪保得兩年有秋便是根本之計至如山西表山裏河地方狹隘

臣到代州一帶猶覺膏腴若寧武鎮城菜也不生一莖却有銅鉛煤炭便易地方可以大興鼓鑄上曰先年各邊開鑄又說京錢不行要請禁止臣嗣昌對京錢不能行到宣大山西山西之錢亦不能行到京師原不相妨且京師所患只是銅本少既銅本少不能開鑄禁鑄何益臣知山西之銅出在陝西隴州等處山西客商販貨到彼若換銀回家恐路途受盜賊之害所以販銅馱回保得貲本聚於曲沃源源往來其窩鉛出在陽城等處煤炭又便若大開鼓鑄可救山西之貧上曰近日流賊情形陝西較好河南等處何如臣嗣昌對流賊起於陝西總督洪承疇精誠勞苦

臣極知其人柰剿賊年久無功臣不敢不屢請明旨嚴加
責成今漸有成效巡撫孫傳庭臣素知其材因藍田兵叛
有不出省城一步之語臣初到部具奏謂此可以困庸人
不可以困豪傑今果能展布幾番大殺馬首迎降剿是眞
剿撫是眞撫餘下賊亦不多似有蕩平之望臣前因賊未
平除章奏文移之外每與該督撫手書痛說他不是該督
撫亦心諒臣不以爲忤今果次第成功而孫傳庭用兵動
支屯課不待剿餉尤爲難得其河南江北之賊原是陝西
分出來的臣初到部未知邊海情形不敢調東北之兵又
因水西蠢動不敢調西南之兵且亦苦不中用萬不得已

行該督募練土著久而無成幸仗皇上威靈邊烽去秋不動臣乃敢請發禁旅調邊兵幾番大殺賊勢始漸衰弱只是人心渙散不齊總理調度亦未周密賊在山中我兵不能入山賊出山後我兵未見截殺如今又調劉澤清等兵去助力趂此秋涼必須請旨嚴行申飭庶有成功之望上次駁黃道周曰朕聞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旣言楊嗣昌不當奪情當召爲兵部特就該上本了如何延至今日枚卜時纔說是有所爲乎無所爲乎道周曰臣爲萬古綱常起見非有所私臣嗣昌出班疏奏非黃道周有疏論臣不爲別事止爲奪情起復本

非常理昨蒙聖恩更叨非分具疏力辭臣實是不敢承當
止因同官四臣待臣入宣臣未敢三辭致道周論列誠是
但謂蒙面喪心營推營復臣實不甘臣不幸遭臣父之變
奔還鄉里無幾何時又遭臣繼母之憂草土哀迷四千里
外焉知京中有箇兵部尚書缺出來此鑽營道周所說綱
常二字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可
以去此適彼故有避地避色至於無地不避卽爲避世今
之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無所逃避卽臣父母皆受君恩亦
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況臣父剿撫不效自分嚴譴蒙恩
減死論戍及聞訃之日臣哀懇皇上不待部覆光復臣父

原官早瞑臣父之目果奉命旨道是何等天恩臣父九原有知不知望臣如何圖報若論仁義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原難偏重初臣聞命之外又奉撫按敦趣臣有何材能敢安然在家不倉皇奔赴至保定會上第四疏力請終喪內引先朝楊榮蹇義侍祖宗朝三四十年故有奪情之舉天下人能諒之後來臣子旅進旅退所以奪情天下人不能諒又舉劉定之羅倫皆爲奪情一事有持正之論傳誦至今皆屬望詞臣之意臣初入京時以之望道周必有正論挽回天聽使臣終喪而去不意久之上疏自謂不如鄭鄤臣始嘆息絕望耳 奏至此上曰正要問他鄭鄤臣嗣昌奏

鄭鄤杖母禽獸不如而道周又不如彼說甚麼綱常道周
又復強辯臣嗣昌奏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臣今既負不
孝之名惟望聖恩早賜斥免上曰卿前在關門爲卿父被
逮屢奏俱在御前數年在外俱不攜家屢奏服色俱衣縞
素朕俱知道臣嗣昌叩頭感泣上又折道周曰爾說陳新
甲走邪徑捷足鑽營賄賂纔叫做邪徑捷足他在數千里
外有甚麼人來此鑽營道周曰有楊嗣昌之薦上曰輔臣
有進人之責且爾參他本章既塡五月二十八日如何而
今纔上道周曰因同鄉有疏是以中止上問同鄉爲誰道
周以林蘭友何楷對上大怒曰可見是黨同伐異了道周

辯說不已上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一張佞口昔孔子誅少正卯正是此輩若引祖宗朝紅牌有奏對轉換支吾者便該斬罪姑念講官暫宥聽旨道周又反覆極陳忠佞之辯上愈怒臣嗣昌又奏曰道周奏語轉激仰干聖怒望賜優容上曰這就叫做十分優容了怒猶不解諸臣各叩頭起上又召同諭曰朕雖不德諸臣皆當公忠爲國挽回國運天心有一等假公濟私黨同伐異的見朝廷簡用大臣不是他會推裏面的便百計搜求多方詆毀必要威福盡出其手好生可恨治盜賊還易治衣冠之盜賊却難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羣臣叩頭趨出

戊寅十月初四日召對

卯刻上傳府部卿寺科道錦衣等官詣武英殿召對因趨入過午而出蓋待總督盧象昇自昌平至也初行禮畢同官薛國觀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五學士出班以不能爲主上分憂致辭上諭卿等悉心佐理不必求斥臣嗣昌隨出班奏邊臣失守臣罪宜先兩蒙聖恩俯賜原宥臣心懷悚惕未敢廷謝叩頭奏知上諭前旨已明還著用心居中調度次尚書盧象昇侍郎傅永淳孫必顯金吾郭承昊孫光先各面恩畢傳卿等進來立定卽召象昇諭遠來入衛忠勤可嘉賜銀幣表裏次問方略象昇未及暢言

上諭不必過於矜持乃徐奏良久上諭禦邊與剿寇不同出奇制勝務要萬全命起來說臣嗣昌隨跪奏數事其一責成巡按御史查催糧餉其一行間進止專任督監二臣勿容多指亂視其一京營城守諸軍務寬嚴互劑和輯人心其一山西大同兵馬取道紫荊爲恐敵狂奔深入之故其一陝西督撫未可同時出關上皆是之仍命具本奏來其一請勑廷臣公舉禦侮之材恐臣雖竭犬馬之心不能終皇上任使上命安心料理者再又命調度軍機與戎政總提協及總援督監面商賜點心茶叩謝而出

山松曰廬公陛見先人在班附陳六事當日抄傳同編幽門紛冤紀畧所謂先人消沮齕齕不能語者果何所

同似難獨任臣躊躇不敢自專仰請聖裁或留或遣得旨
然後可行今科臣姚思孝等要責督臣南剿監臣回關亦
是但看敵苗頭若往河南山東深入內地須督監二人同
剿若走山西地方便是出口消息俟過保定當遣山西巡
撫宋賢領兵從紫荆回若過龍固等關即令盧象昇統三
鎮兵前去追剿高起潛領回關寧之兵不必前去上曰盧
象昇一人豈能專剿臣對俟出山西地方乃可分任如在
內地必須兩人合剿但後來之烽深爲可憂諸臣未到關
寧不知地勢十月十四日哨敵在老河北白力克苗頭雖
向東協地方尚對錦州至二十四日一枝劉高橋鋪老營

在大興堡即是此敵截斷錦州道路昨王修仁又報三四萬騎在東不的板城茜頭正對中後所這敵必定入高臺堡犯中後前屯所以山海傳烽一日而至西協此敵不是牽制廣寧正恐乘虛久困寧錦若寧錦堅守無虞則轉而內犯出高臺堡轉惡木林大峨塲紅帅溝逊軍兎即是東協建冷中協喜烽之衝深可憂也目今三協撫道守令皆須得人有不堪當換者又恐臨敵之時生手難以任事如要不換前事已誤後將難堪臣躊躇不決應請上裁上曰不堪的還換了爲是臣對換亦不難但用人係吏部職掌從前邊督邊撫例與臣部會商也有難其人而問臣部者

也有其人已定但相知會者因毎次會推必要親書擧主遂多誣之臣部其實其人已定非臣所擧眞正擧人之人不在班行遂令臣部書之吏部東班之首臣部西班之首相向拱揖臣欲不書則會推不成大典不光欲書之實未免違心所以屢次入告推擧之難同官諸臣時在班行多目擊之非臣今日敢欺一語論來吏部職專用人毎推一人必具堪任緣繇奏知豈是擧主所爲今後乞罷擧主責成吏部吏科擔其事上諭數語記憶不眞已允免擧主矣臣又奏適來諸臣條陳錢糧未有長策臣見戸部督餉侍郎傅淑訓在南方開事例一歲得七十萬金若權宜推廣

此法行之南方免其攜貲赴京畏流賊之阻人必樂從此項畢竟取之富民巨家不至便爲窮民之累首揆亦然贊言之上諭覲民約官取償於民不可開其餘斟酌開擬來看因諭臣條奏具見苦心外邊浮言不足介意還賜點心茶叩頭而起至檻外定國致詞謝茶而退

戊寅十一月十八日召對

昨日長至今日當慶賀之期主上免陞殿百官於午門前行禮吾以禮服不致入班行然亦蚤起草疏上之爲亟請樹人以維東顧事疏甫封去忽聞上傳召吏兵二部都察院堂上官吏兵二科掌印官及科道部屬徐耀楊繩武李

鑑張問行張鳳翥以上皆廷臣所薦速來平臺蓋上自爲樹人計
初不因吾疏而然然吾疏適符上意亦奇事也召對正巳
刻草草飭腹趨直廬中刻乃入對於平臺煖閣首召徐燿
楊繩武李鑑張問行四人問禦敵之策繩武對練兵事甚
詳燿次之鑑又次之問行又次之對畢上命起去召兵部
臣嗣昌偕左右侍郎趨跪上問對良久上命卿起來說頃
之召吏部都察院問對不多時命起來賜茶點心咸謝趨
出喫茶問復召閣部院入侍詰問吏部都察院良久命回
方論及票擬同官皆跪對良久命起來說又對移時命卿
等回閣憶主上焦勞至矣虛懷下問至再至三愧臣子無

能仰答深負惓惓圖治之心其他語難悉記聊記一二衍佛於左　上諭閣臣卿等職業不專在票擬就票擬一節亦見卿等猷爲雖諸臣分票還該首臣商酌妥當卽朕於票發內有更改的也是與卿等細商如何便全膽進一字不爲增減卿等與諸臣不同凡事當請見的請見當具揭的具揭當執奏的只管執奏堂簾甚近這有何難因細問廷臣所舉邊才臣宇亮奏前舉邊才除重名外多至一百四十人少則止於七人臣等不解其故大都吏幹敏給世法圓通這箇未可謂邊才臣國觀奏屢舉邊才皆因情面不破借題絲灰只要替人起官不思實心做事上因問召

見四人何如臣宇亮言楊繩武奏對詳明練兵實落可用
臣國觀奏繩武所言練兵之法與同官宇亮平日所見不
約而同前按河南剿賊亦有長處臣嗣昌奏前推蜀撫鄭
撫特臣與冢宰田唯嘉亦擬及繩武唯嘉以未便破格故
未入推上問李鑑張問行二臣未對臣嗣昌奏李鑑先任
永淸知縣臣爲霸州道係舊屬官後調黃陂流賊屢次攻
城當衝戰守有效張問行先任寶豐知縣臣爲汝州道亦
係舊屬官甚有才力膽氣皇上考選臣部臣咨調職方司
爲將來練習可用若目前就大用他未知展布何如臣國
觀奏諸葛亮言成敗利鈍非能逆覩亮且不能而况人乎

只要實心做去便好上問張鵬翀樊一蘅臣宇亮奏張鵬翀臣未知其人先日陪推臣問同官臣嗣昌言係中州士大夫稱其賢臣嗣昌奏先日陪推鄖撫因係軍中倉卒易撫就近擬藏東吳張鵬翀二人俱係中州司道久諳剿賊者臣宇亮奏樊一蘅久在陝西與洪承疇共事同官臣復粹曾薦之承疇耐得勞苦與士卒同所以三秦人人歸心一蘅亦能與士卒同苦且善養死士做邊撫去得若腹裏則不能調劑人情臣國觀奏一蘅在臣鄉剿賊八年勤勞茂著臣復粹出班奏臣在秦中與承疇一蘅共事久知其人一蘅堪邊撫腹裏去不得上問李維樾臣宇亮奏係江

浦知縣臣與同官臣國祥在南都知之流賊來到江浦也
能守城上顧問國祥國祥欲出班上命就在那裏奏國祥
對言李維樾也是中人之材臣問輔臣逢年國用何不奏
事臣逢年奏臣只知臣同縣同窓有汪喬年前任青州知
府孔耿初起守城有能堪任巡撫臣國用奏臣有同門王
繼謨見任關內道實心任事臣守亮奏臣亦聞其人昨薦
舉內無名臣問同官臣嗣昌何故言他寡交游臣國觀奏
繼謨是臣鄉人實心堪用臣嗣昌奏邊道中也有堪用的
人只因寡交游遂無人薦舉上諭吏部乃六卿之長責任
甚重諸凡用人須要拏出自己主意來只聽司官吏書怎

歷使得臣周祚奏臣才識短淺不堪重任願皇上罷斥上曰纔一申飭便求罷斥又問張鳳翥因何被酒臣周祚奏張鳳翥係屠象美所薦邊才今蒙宣召已到酒醉不醒臣部職當糾參請旨議處上問平日何如臣周祚奏平日也有些才能此乃一時之過上命卿部議處又問前日甄別京堂箇箇都堪節鉞如今衝邊用人又舉科道便要超陞這超陞豈可爲常臣周祚對京堂中有堪節鉞的只是宜於腹裏不宜衝邊上曰腹裏美缺箇箇是京堂去衝邊苦難就用別人吏部引罪上諭都察院風紀之司爲諸御史表率御史察吏安民所關甚重卿受任以來考覈過不稱

職的幾員臣炌對近來考覈御史相沿積習實難遽破臣

受事之後奉皇上申飭止考覈過三員都是平常稱職內

有降級罰俸的臣不敢不勉遵功令但培養人材還望皇

上從寬上曰纔一申飭便是不寬炌祗承數語上曰吏治

民生係爾吏部都察院職掌各宜盡心上諭兵部軍機重

大調度主張全在卿部不可瞻顧人言無益本章不必紛

紛題覆費許多精神瞻顧他無益臣嗣昌對臣部職掌不

敢瞻顧人言但干係重大臣獨力不能擔當敵情變遷臣

前期不能料盡不得不採用羣言以求濟事如前番召對

諸臣面奏後臣移取議單有當行的臣具題請行即未當

的亦具題商酌所以集衆思長處又與尋常覆本不同上問御昨奏薊保各設一督甚是宣督可以東移延寧亦照此例臣嗣昌奏薊保二督犨衛京師誠不可無宣督先年兼轄保定河南後來削去止轄宣大山西其駐劄先在朔州後移陽和每年秋防移駐懷來今陵京爲重就移懷來爲便上曰先說陽和是宣大適中近知偏在西邊當再東移臣對陽和去大同一百二十里去宣府二百四十里今移懷來是秋防舊駐之地其延寧若比此例亦須東移延安但陝西地方寥闊恐難兼顧不知此令該督移駐抑可再添一督否上沉思良久曰陝西寥闊督臣見在剿賊再

添一督亦可只是一時堪任督撫難得這許多人臣對堪任督撫之材一時固然難得但從此培養磨練亦不患無其人從古來不聞借材於異代上曰生下來是肯盡心做事的便好磨練如不肯盡心怎磨練得來臣對人材不甚相遠但看國家功令何如如今以科目取士人便爭去讀書眞重邊才一途久之自多堪用上曰朕昨謂撫臣多抗鎮臣多遜今但責督鎮練兵撫道專管民事糧餉何如臣對臣於凡事雖未經奉旨必嘔心思之況既已奉旨朝思暮想至廢寢食竊見薊遼三協有三撫一督治兵尚不能禦敵若專責督臣勢難兼顧此去陵京重地僅隔一牆非

他邊可比必須督撫鎮道人人有兵人人練兵有警各當一面然後可保萬全上曰撫道擁兵不過守城何曾見巡撫提兵出戰來今當責督鎮練兵爲是但五萬馬兵何從可得須將見額戰守之兵通盤打算來臣對昨讀諭旨仰見聖慮精詳臣已令司官查新舊餉之兵分別出來舊餉便是先年守邊之兵新餉是近年增添者當查出練戰年來兵非不多只因終日擺邊不曾著實訓練所謂擺邊者小口三五十大口二三百零星分散不能濟事今須在牆下練兵嚴責口外哨探確知敵來何處調兵專堵其衝無事之時不宜上邊擺守一來涣散難練二來虛冒難查弊

緊苦於無將國家承平近三百年九邊將士不過搗巢掩襲得功總未有堂堂正正與敵大戰之事以故兵學爲之中絶將材竟苦無人臣前曾奏陝西榆林號稱將藪不過世家子弟頂名冒功年未二十人人都是叅游副將臣部但循資薦無從辨別皇上雖隆將禮重將權要他專任練兵之事無柰將非其人徒虛盛典難責成功上曰記得卿曾奏來正要著實澄汰臣奏臣在關門曾蒙聖諭三協漸兵不練舊兵虛伍臣從實回奏年來議論太多文移太繁巡撫終日批寫只成一箇掌案書手總兵一日用印到晚那有工夫練兵若稍寬議論簡省文書使撫道一月之間

有半月工夫下營教練方纔有用又嘉靖庚戌變後楊博任本兵時責各邊道練兵每年俱題給四五千金之賞令撫鎮道俱苦無賞因無賞連罰也不能行上曰賞是該給的臣奏有賞有罰方可練兵其五萬馬兵一時不能湊集須以漸求充步兵火器也該兼練但可對壘相持不能追逐致遠見今殺虎市口哈馬源源而來只要買而聚之薊遼自然足用上諭此番要著實講求大做不比尋常小小更張便罷了臣對祖宗定鼎燕京宗廟社稷俱在此處今日當爲億萬年奠安之計不止塞責一時上首肯久之上問剿禦之策御史楊繩武奏對甚詳上傾聽久之給事徐

鑑奏未甚條暢上無所可否員外李鑑奏至用戰車上曰車戰亦是古法但平原曠野以為家當則可若山谿險阻恐應能行追奔逐北勢亦難及李鑑又奏錦衣張懋忠有戰車式上曰懋忠車式也見來今京營中亦有全勝車即是一樣員外張問行奏內督外督不和上問內督是誰問行對是高起潛上曰是總監應徐命起去是日天顏下霽藹若父子雖有詰難亦無怍色未有如此憂勤聖主而敵兵不退天下不平者也

戊寅十二月初五日召對

上傳召諸平臺叩頭進煖閣侍立臣宇亮先叩謝特遣且

旨原題督察驅剿畿輔雲晉州敵起求非敢獨當一面今
奉命代總督不敢推諉但未免是一面之任不能督察諸
方等語上諭朕鑒卿忠憤定可成功故有此委任行間有
一總督賜尚方行事無以復加如此督察驅剿不過是一
監軍豈有臨軍用如此大臣之理臣嗣昌因疏奏邊烽深
入驅剿無功此是臣的職掌臣的罪戾臣在病中泣請興
疾討賊未蒙俯俞只得束身自劾待罪今首臣請行臣豈
有安坐之理伏望聖慈遣臣前去仍留首臣在上左右上
曰一時輔臣無遣兩員之理卿還居中調度臣嗣昌奏如
皇上不遣微臣乞將盧象昇仍舊督三鎮兵將到京相習

有人提掇亦可成功如令首臣徑代督師此行須得十日半月到彼兵將俱不識面再須十日半月方纔識得豈不展轉悞事上曰今盧象昇亦不過在眞定坐著離彼甚遠且西路殘破州縣便至十二三處豈堪復用卿等起來隨叩頭起同官薛國觀等五人復疏奏言首臣宇亮初具揭時臣等咸言事體重大且兵將不相習還該斟酌等語上意成命已頒未便挽回命起來立奏數語隨賜點心茶臣嗣昌趨疏奏首臣已奉成命臣等不能挽回臣千罪萬罪斷斷無安坐中樞之理叩乞聖裁即賜處分上曰已有屢旨諭卿甚明不必頻頻引咎臣奏皇上處分盧象昇行間

失援地方失守之罪都是臣罪臣感憤幽憂一病幾無生理如不蒙處分臣衾影夢寐亦難自容上曰卿熟於邊情在中樞兩年條奏申飭不過如此還要怎麼若失援失守以中樞一人盡代其罪要邊腹諸臣何為前此處分王洽是箇庸陋無為的後來張鳳翼較好似王洽了朕也命他督剿卿又非張鳳翼之比還要居中料理不必引咎卿起來語至此臣俯伏傾聽不覺涕泪交頤叩頭而起隨班出檻外謝恭徐徐而退

己卯四月初二日召對

主上召對平臺寧撫方一藻火牌馳至據報邊烽虜攻松

山備極雲梯地道炮火之法打去敵臺城垛始有岌岌難
支之勢而城中應之整暇全城圍解援將楊振李得威祖
克勇徐成友領兵不多爲邊烽所獲逼以游說城中出降
振僞許之及至城下高聲大叫大兵將至城中堅守決勿
貳心邊烽恨而殺之罵不絕口御覽苗界傳示諸臣上心
甚嘉守將能守而惜楊振之戰歿嘆息久之臣嗣昌對吉
寧撫方一藻在衛邊七八年不言勞苦調援一二萬不言
空虛自信八城皆能守禦不爲動搖此番果驗其平日法
令少寬將士驪一飲戰猶或不足若其聯絡固結保障諸
城則自有餘即邊人平日有軍民之分一遇乘城不分軍

民士女皆能用命其屯地未曾納糧前職方趙光抃有奏臣意不以爲然至今未覆誠知遼土肥饒軍民自種自喫有贏餘仍是公家之利假如松山圍困月餘戶部缺餉半年之久非賴軍民稍有私積如何支撐所以遼東將領皆爲身家愛戀土著保護朝廷封疆非有二也上首肯久之賜茶而出

己卯四月初四日召對

上問薊遼重地今用洪承疇總督何如首輔薛國觀言承疇在行間久有操守耐勞苦肯實心做事臣嗣昌言承疇在陝西遜督糧道監軍轉巡撫總督十有餘年無一日不

在行間精誠勞苦與士卒同曾過固原不入衙門止與幼子出來一面亦人所難且剿賊未平蒙皇上委任責成一味低頭做事這也難及上諭保督還要用一人臣嗣昌再三奏請用孫傳庭上曰傳庭前在陝西儘好此番一味躲著若再用豈不誤事臣嗣昌對傳庭此來會有成見幾局勉擔未免躲閃若做保督從頭料理自然不同上曰練兵或者去得但督察旣處豈有總督不處者臣嗣昌對洪孫二臣親經戰陣臣亦不及傳庭之才畢竟可惜上曰禦邊與剿賊不同要用剿賊的人也還未必臣嗣昌對不從剿賊中磨練又於何處去學孔子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原

是實話沒有學處上又問陜撫丁啓睿何如臣嗣昌對臣
前以秦撫該用何人詢之洪孫二臣二臣先後書到皆舉
啓睿爲首則堪任可知上又曰鄖撫戴東旻該換了他臣
嗣昌對東旻前在河南做道時時剿賊今任鄖撫踰年未
有展布果然當換上又問邊兵練餉諸臣有言屯鹽鼓鑄
者有言實粟塞下者何如臣嗣昌對實粟塞下勢必屯田
屯田之難臣於薊遼宣大地方都曾走過薊鎮邊山邊海
中間田地不多但有不畊者便是水佔鹻灘費錢也是難
開邊外王家莊許家峪原爲中國大寧內地土地偏是肥
美一種了田邊烽來入便說勾引誰敢擔當又如邊外樹

木儘多若於燒荒砍伐下山山下即水待水起順流入口其利無窮去京密邇議論繁多誰人敢做其在遼東邊山邊海與薊門一樣卻是無牆只管開墾將去但藏富於民即是大利不必起科就好至於宣大也有肥美之田可興水利種穀畢竟南山一帶如蔚州應州號稱沃野若近邊沙漠雖畊每冬十月至春三月其地寒凍堅如鐵石錐劄不入地本磽薄無田可屯屯田廢而鹽法與之俱廢上又問腹裏屯田臣嗣昌對祖制屯田每一分納糧二十四石十二石養軍其十、二石猶可養城操官軍有餘積之別用但因國初屯田之制原有墾田多寡不均又有兵火之地

民逃先立衞所軍家先占腴田未被兵火之地添設衞所在後民家先占美產縣是肥瘠不等屯軍納糧不起仁宗皇帝久知其苦洪熙登極詔書即免正糧十二石宣德正統又免六石是四去其三非盡隱占之弊如今却有三弊一則田糧俱隱一則有田無糧一則有田有糧無裨官用若一清查不勝其擾唯有臣鄉衞糧一石加遼餉八分後因黠事又加八分近日巡撫余應桂查絕溢屯租每年加徵二三分不等是則可行耳上命起來作禮而退

己卯四月十八日召對

午刻召對平臺上傳示御史郭景昌疏劾臣嗣昌奸逆有

心失陷濟南臣嗣昌叩首引罪上徧諭廷臣這本不爲封
疆是借題目又諭臣嗣昌巳有屢旨不必介意臣嗣昌拜
謝而退再具疏請斥

巳卯五月二十日召對

上問人材之難資格之限學政不修士習不端種種形於
浩歎語次及臣嗣昌選人金鏡實多可行只是吏部不便
偏要駁著臣嗣昌對一人之見未必可採適聞聖諭三途
並用臣見舉人一途堪用甚多只爲選法壅滯箇箇借債
吏治民生人材都壞了所以條陳此議疏通選法易簡公
平不過除却坐監虛文考案掣籤弊竇亦似無甚難事上

因笑掣籤之弊臣嗣昌對只爲人情規避地方不好便不肯去這地方既没人去如何整理得來上又諭科目不盡得人臣嗣昌對科目是朝廷綱羅除此别無網羅就不能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也是好的因力言詞臣劉同升趙士春是新進書生皇上拔爲科目之首今困銜已久御史成勇實是清貧雖爲人所誤臣不敢爲之諱然聞其操守實是窮苦上曰怎麼就誤到這箇田地有頃上命起去

巳卯九月初一日至初六日奉命督師數次召對

九月初一日上傳賜督師輔臣嗣昌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斗牛一襲軍前賞功著內庫發銀四萬兩賞功銀

牌一千五百面各色蟒衣紵絲五百疋紅紵五百疋頃之
上召閣臣及六部尚書諭云今著輔臣楊嗣昌督師勦賊
吏部用人戶部錢糧兵部調度俱要照應不得掣肘諸臣
應諾吏部尚書謝陞奏曰往例閣臣奉命而出俱用銀圖
書今輔臣楊嗣昌出師當炤往例否上曰與做督師輔臣
銀印有頃召臣嗣昌曰卿之勦賊以何者爲先臣嗣昌對
曰權難預設待到軍前條上方畧但臣以千罪萬罪㢢射
交加之身獨蒙聖鑒不惟赦其欺罪且深諒其苦衷臣之
感恩圖報斷無有心不盡有力不竭之理然忠武云成敗
利鈍非臣所能逆覩臣以伶面孤踪在上左右尚且人言

三至何況遠去闕庭其孤危有萬倍於今日者臣死不足惜但軍旅之事多一番瞻顧則多一番牽掣誠恐破局忌成機會可惜耳至於同舟共濟臣之屬望於諸督撫者將伯之益實多萬一不稱臣有所彈劾其取怨於本人猶可言也而從旁佐鬭挑鋒者不知若干臣亦無心招詈惟始終仰求聖鑒諒臣青天白日之心事而已上曰卿之實心任事朕俱知道今惟信賞必罰一遵勅書行事不必瞻徇

初四日召對臣嗣昌又舉愛惜人才培養元氣之說且請召還黃道周范景文劉同升趙士春大赦成勇上默然頃之上諭剿賊事前已面諭又有勅書還有一事要緊特

召卿來密諭云云蓋言張獻忠曾驚祖陵决不可赦其餘則撫互用之意又諭輔臣

督師事不常有今寫數字賜卿顧黃門跪授臣嗣昌臣嗣昌拜而受之因敕左右展觀東班諸臣盡過西班同跪而讀之御製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顏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字大二寸餘體法遒勁兼王顏後一行署云賜督師

輔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禎十二年九月前鈐御筆之章首一寶上方中書一押大體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鈐一

引正萬邦之寶黃色金龍蠟箋厚如表指甲長四尺餘闊一尺六七寸　臣嗣昌再拜感泣退

具疏謝　初六日陛辭領勅上復諭與他酒飯喫叩頭趨

出駕還宮飲宴三杯謝已出朝登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四終

曾孫　　授梓